

巴山汉水

◎李云

岚皋属于大巴山山脉,可以直接把我的故乡形容为巴山汉水。而我跟别人说起岚皋,也就会着重表明她是陕南的,在汉江边,翻过一座山是四川,那里山清水秀……

这跟我现在居住的江苏一样,分为苏北、苏中、苏南。也就是说,当别人一听我是陕西的,会叫我唱“蓝花花”,或问住窑洞的感觉,还有直接说我是米脂的婆姨……可见陕北比陕南叫人印象深刻,可能还是《信天游》《黄土高坡》《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》等歌曲太深入人心,将文化风俗、生活方式、人的气概和性情囊括尽。

有很多次,我也想综合表述一下岚皋是怎样的,怎么表述比较好呢,明显的点在哪里呢?最著名的便是岚河,河水从青山的脚下流过,最终穿城而过。伴随着滔河、四季河进入瀛湖,再一起汇集到汉江。地级市安康就在汉江边。这是一个自由散漫、客气规范,但也是燥热和发展迅速的城市。车子从高速公路上下来,一进到城里,所遇到的车辆都很礼仪地用灯光跟我们眨眨眼睛,且没有一个是开远光灯的。入住宾馆后,我们打的找吃的,出租车司机不善言谈,不管你要去哪儿,问哪儿有好吃的,都用一口地道的安康本地话回答“好”。结果就将我们拉到了汉江边,车程最多八分钟。安康人民的生活很悠闲,早已在汉江边摆开了吃烧烤的架势,三五人、七八人,围坐在圆桌子旁,男人赤膊,女人化着妆,连衣裙飘飘。桌子上摆满一串串香喷喷的烧烤和一大杯一大杯黄澄澄的啤酒。几个小孩在江边用脚丫子戏水。江边没有安装护栏,一江水来了,又走了,白浪滚滚;一江灯火,映着山影,摇曳生姿。遇到几个女孩站着说话,都是长发飘飘、皮肤雪白、身材窈窕。再看吃烧烤的人们,便发现这里不出胖子,男人是这样,年纪大的女人也是这样。个头不太高,身段却都是匀称玲珑的。城市的夜色是如此撩人。

在岚皋小城,我印象中最著名的地方在小河口。20 上世纪 90 年代的仲夏之夜,这里就是小城最热闹、最富有情致的地方。岚河因山势原因,在宽度、平缓度上会受山体

的限制,没有统一标准,一会儿就宽了,一会儿又窄了,像峡谷。河中有大小不一的石头裸露着,且形态各异,有的似怪兽,有的似飞鸟。说不定在哪个转弯处,河中还有一块湿地,几棵高大的杨树悠然自得地昂扬在河中心。所以,石头和水组成的岚河,石头便是岚河的一道景观,眼前就有石头像一对情侣紧紧靠在一起,水拂过肩膀、发丛,打出一把白色的水花,带着轰轰声,把激流演绎……岚河是长的、弯的,还是椭圆形的?也许,就是曲曲弯弯的,但又不能用单纯的曲曲弯弯来形容。水在岚河,过险峰、撞巨石、碎白云,分散、聚拢,再分散、再聚拢,形成错落有致、高高低低不等的瀑布与水潭,所以,站在河边,总能感觉这是一条极富性情的河水,她时而兴高采烈、时而激情昂扬、时而千转百回、时而平缓舒适……她是一匹烈马、又是一头倔牛,还是一条憨实的小猪,最终又升华为一条气宇轩昂的青龙。百变的河水养育出了荡气回肠的儿女们。水电站建立在岸边,电视塔耸立在山顶,水孕育着我们长大,是母亲河,也是我们的光明之路。顺着岚河走出去了很多岚河的儿女,他们像水流一样,去向远方,打工、做老板、搞学术研究,有种世界就在岚河的尽头的感觉。车子顺着岚河行驶着,一路行驶着,成为公路上的一条肉眼看不见的流动。

但在小河口有一个巨大的海滩,从而让岚河走入一个全新的开阔时期。在旅游业还不发达的 20 世纪 90 年代,岚皋人最爱的便是这块海滩。沙滩是天然沙石场,暑期常有山里妹子来这里筛沙。晚上,沙滩就成为城里人纳凉的休闲场地,站满了男男女女。城里姑娘要开放一些,敢穿着碎花泳衣潜入水里游泳。岚河水深邃幽蓝、清澈透亮,一个肌肤雪白的女子入水了,一个又入水了,头发像水草铺陈,灵动如一条美人鱼。河上晃荡着一座吊索桥,本来是便于河对岸的人进城使用的,然而它无疑又是一道风景,月色中,人站在桥上,背后是山顶上的电视塔,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戏水人,再过去是一城灯火,远远近近的人声疏疏密密地传来——缠绵在风里、水里,眼里、心里。于是,十五岁的我回想着亦舒、琼瑶的小说情节,便开始了情感的第一次大胆设想,我将手插在裤兜里,一个人在沙滩

上行走着,走着,走着,就失恋了,我一个人在承受孤独和痛苦,当我的脸与月亮的脸相遇时,一行热泪便潸然而下;走着走着,我发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在跟着,可就是不敢回头,生怕那双眼睛会吃掉自己!然而,心口却一直在咚咚地跳个不停,真个是好娇羞啊,一个无形的恋人便从书中走了来。

我的表姐就住在岚河边,六层高楼拔地而起,每年回去,她都会在家宴请我们。我坐在窗前,手里要么端着一杯茶,要么端着一杯酒,但是,不管是茶还是酒,我都想跟眼前的岚河水有关,她是浓浓的亲情缔造者,是我身体里的血液,让我不管走到哪里,心里都有一条岚河在涌动,我也是一辈子走不出岚河的。表姐也是心灵手巧的女子,做了一桌子饭菜,先是八个凉菜,一碟一碟花样入盘,然后围成一个圆,当中是一碗骄阳似火的油泼辣子。凉菜是前戏,贵客的最高待遇。再是炒菜,再是猪蹄子炖莲藕汤。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,腿上盖着一条热毯,餐桌也是带加热的,饭菜永远不会凉,就像我们的心。在彼此起伏的划拳声里、色香味俱全的菜肴里,我们吃得汗流浹背、脸色酡红。

桂花大米、南宫山景区、稻田文化,自建设美丽田园开始,我们也不再因为是山里姑娘而羞涩,且还想大方地介绍,吃过最香的腊肉了吗、吃了最美味的酸辣子不,最终,我们又从岚河边返回山上,去一条小溪边寻找家的怀抱。依山而建的小土屋成为永远的记忆,是我形容的“小木耳”被摘走了。父亲和母亲新建的砖楼外墙贴的是奶黄的瓷砖,屋顶飞檐翘角,门口的李子树还在,走进去,就像走进一只“大香菇”——原来,站立在金黄的稻田里的家已是如此雍容雅致!山里人家,巴蜀文化,有着艰辛,也有着甜蜜,而甜蜜的生活来自艰辛的奋斗,像眼前的山,云雾缭绕,植被丰富,总感觉山外有山,又感觉青山与蓝天相接,江南的水天一色在这里便是青天一色。山川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再是阻碍,而是骨子里的气节,山里的女儿具备山一样的坚忍不拔的战胜苦难的毅力。

最像山的,还是桂花村的女儿,一个个长得俊秀美丽、身段玲珑、气色出众,眼睛里总有一朵白云在缭绕——那是我们对大山最深最真的敬意。



春到枝头

◎吴有涛

父亲的童年

◎王军

父亲 1935 年生于苏北农村,有一个大他六岁的哥哥,爷爷靠行船谋生,常年在内河航道里行船。日寇侵占苏北后,有一天要租用爷爷的船,不知什么原因触怒了日本人,爷爷竟被他们活活刺死了,丢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与寡母,三人孤苦无助,日子实在艰难。一天夜里,他母亲竟撒下哥俩,一个人离家出走走到南通,做了人家的“填房”,那一年,父亲四岁,大伯十岁。没几日,大伯也背着父亲出走,不知了去向。

父亲无依无靠,十分孤苦。他记得他母亲曾提起过南通港,于是便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寻母之路,从此再没有回过苏北的家。父亲离家时是夏天,只穿一条短裤,赤膊,拖着拖鞋,这个印象他极为深刻。就这样,父亲一路啼哭,一路挨饿,一路乞讨,走了将近半年的时间,终于艰难地找到了南通港,辗转间,居然在江边的一户人家找到了母亲。母子重逢本该是件很幸福的事,然而,继父一家根本容不下父亲,生性倔强的父亲一气之下,毅然离开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母亲。

从此,父亲白天乞讨,晚上露宿路边街头,遇到好心人给口吃的,算是幸运,然而,也时常遭白眼、呵斥,甚至粗暴驱赶。兵荒马乱的年代,满大街都是逃荒和乞讨的,连富人家家的狗都要欺负你。流浪到长桥,父亲说,那时还不知道是长桥,只是觉得这里富户多,人来人往挺热闹,乞讨容易些,于是,父亲就此和一帮年龄相仿的乞讨儿成了难兄难弟,那年,父亲五岁。

父亲说,长桥西北角处有一缸爿店,父亲与一帮乞讨儿冬天黄昏的时候总在周围转悠,他们不是等待店主的施舍,而是在等店主打烊,打烊后能抢占到炉边的最佳位置,然后围着缸爿炉烤火取暖。父亲说,缸爿店大概七点打烊,打烊前半个小时,

店主不再添加炭火,但余火能保持好几个小时。父亲那一帮孩子会在店主离开后,争抢着爬到炉子上面,坐妥后,将脚伸进温暖的炉膛取暖。炉子面上一般可同时坐两个小孩,没有抢到这个位置的,只能贴着炉子的四周取暖,父亲说,那几个小时的温暖是他们幸福的时光。前半夜,炉里的温暖能让这帮苦难的孩子睡个好觉,可到了后半夜,寒冷经常把他们冻醒。父亲说,一旦被冻醒,他干脆就离开缸爿店,自己另找地方避风取暖,因为若是在清早店主过来生火营业的时候不幸被抓住,会遭到一顿毫不留情的拳打脚踢。

父亲说,那个时候也有好心人。九岁的时候,他腿上生了个疮,当时不可能得到治疗,伤口化脓并不断恶化,后来发烧、昏迷,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南大街路边,奄奄一息。一位路过的老太太见父亲可怜,从家里拿来药水、膏药,给父亲消毒、涂抹,往后的每一天她都来,还带来吃的给父亲。经过半个月的治疗,父亲终于痊愈,可以说,是这位老太太救了父亲。父亲参军前和转业后曾多次找过这位好心人,但始终未能如愿,这成了父亲的终生憾事。

1949 年年初南通解放,当时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仍很煎熬,父亲仍流落在南大街一带乞讨。这一年 5 月,解放军苏北军区文工团在长桥招新兵,父亲的想法单纯、简单,听说当兵能吃饱饭,就去了招生点,可能是因为长相不错,模样讨人喜欢,尽管个子还小,穿着也邋遢,居然当场就被录取了,从此,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。记忆中,家里的几个相框里有好多父亲身着苏制军装的照片,稚嫩的脸上透着英武,豪气十足。入伍后,父亲吹西洋长笛,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,也常听父亲吹,那笛声低沉、悠扬绵长,像是在述说他童年的苦难,感恩新社会给他的重生。

芬芳
一叶